

波波◎著 MUJA

玛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波波◎著

2007/1

玛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哈/波波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08-06549-7

I. 玛... II. 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157 号

责任编辑 赵蔚华

装帧设计 画儿+晴天

玛 哈

波波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209,000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549-7/I·325

定价 20.00 元

戈雅《着衣的玛哈》

1798-1805 年

油画 95 × 90cm

藏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



戈雅《裸体的玛哈》

1798-1805 年

油画 97 × 190cm

藏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



引 子

“今天上午 10 点整，西班牙警方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外界宣布，他们已经找回了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的名画《荡秋千的少女》。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丢失的两幅戈雅名画终于被先后找回。另一幅《倒地的公驴》已被一位意大利的艺术品交易商找到。该画曾被警方认为与五年前发生在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的连环谋杀案有关。被找回的两幅画作将于不久之后在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进行公开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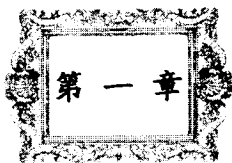
“啪”的一声，绮蜜用脚把刚读完的报纸踢到了地上，她的双脚随即无力地垂了下来。此时她正坐在位于佛罗伦萨老城区公寓的窗台上，看着落日的余晖渐渐地洒在这座古城上，仿佛给它披上了一件金色的外衣。她穿着一件比身材大一号的白衬衫和军绿色的热裤，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肩上。她双眉微皱，目光空洞而迷离地看着远处，看起来正陷入沉思之中。

“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这是一个对她而言再熟悉不过的名词了。她突然想起了《玛哈》，这些年以来她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回想他们的脸。她——玛哈的，他——克劳斯的。但是有的时候她会想不起来，仿佛他们的脸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她的脑际模糊开来。她惟一记得清楚的只有两个片段，那是深深刻在她脑际的片段。她第一次看见《玛哈》时的情景。先是《裸体的玛哈》，接着是《着衣的玛哈》，那一瞬间的视觉冲击让她永生难忘。

一个美丽的女人在一刹那间穿上了衣服，然后以一种相同的姿态和笑容注视着她。当视觉的冲击消失之后，一种心灵上的冲击慢慢浮现了上来。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她只感到亲切，异乎寻常的亲切，她觉得自己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也许在一部老电影里、也许在某本很久以前看过的杂志上，也许是在梦里吧。

直到那天晚上，当她站在乌菲齐美术馆走廊的阴影下，看见克劳斯·菲尼克斯向她转过身来的那一刻，同时又看到挂在他身后的《玛哈》的时候，她终于明白在第一次见面以前，她从未见过《玛哈》，也从未见过克劳斯，那种莫名的亲切感源于心灵上的共鸣。至于原因永远没有必要去探究，当它来临的时候你只需感谢上帝的恩赐就够了。

绮蜜把头靠在玻璃窗上，看着窗外越来越暗的景色，从这里可以看到远处这座城市的标志——百花圣母大教堂，看到把城市一分为二的阿诺河，看到市政广场和广场边的乌菲齐宫。这些熟悉的景象在这样一个黄昏唤起了她对过去的回忆，她察觉到体内有什么东西纠缠在一起，但是时间过去太久了，她再也无法分辨，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



“依我说,从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来看,还是乌菲齐更具艺术价值一些。”

“不,不,不。那完全是您的偏见。乌菲齐并不比普拉多更具艺术价值。因为您是意大利人,所以对乌菲齐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更加多的偏爱。”

“你别忘了,乌菲齐藏有波提切利和拉斐尔、达·芬奇等许许多多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杰作,那些可都是珍品。”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您也别忘记普拉多收集有委拉斯开兹和戈雅以及埃尔格列柯最伟大的作品,还有不可忽略的鲁本斯和毕加索。就绘画风格而言,我更崇尚普拉多的藏品。”

“好吧,至少乌菲齐的藏品数量要比普拉多多吧!”

“可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数量上来划定一个美术馆的真正价值。普拉多美术馆的价值更在于藏品的质量上,我认为普拉多最值得引以为豪的是15至18世纪大师们的作品。可以说,普拉多的收藏堪称‘大师中的大师’。”

“那好,为什么你不去普拉多呢。你可以直接去找他们的馆长,然后对他说,‘您好,馆长先生。我是你们美术馆的画迷,我希望能在这儿找份工作。任何工作都可以,只要能让我留下。我可以做你的助手或者是秘书。我也可以做一名保安或是清洁工,我是一个全才,能胜任任何的岗位。’”

“如果我这么说能得到一份工作吗?”

“我想你能,也许你该去试试,亲爱的。”

“哦,得了,教授。您知道我是不会离开佛罗伦萨的。”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第二章

“弗朗切斯科，你说我该穿什么去乌菲齐？”绮蜜裹着一条浴巾站在衣橱前翻看着她的衣服。她的男朋友此刻正在忙着做早餐。

“什么事？绮蜜。”他喊道。

“我需要你的帮助，快来。”她又高声喊道。

弗朗切斯科放下了手中的活，走进了卧室，他在衣帽间里找到了绮蜜。

“怎么了？”

“弗朗切斯科。”她向他伸出了一只手：“你说我该穿什么去乌菲齐？我相信你的眼光。”

弗朗切斯科走到绮蜜身边，用一只手轻轻地揽住她，另一只手翻动着衣服。

“这件，这件怎么样。我们在米兰买的，你最喜欢这件衣服了，你说过它能给你带来好运。”

“不行。”绮蜜把弗朗切斯科拿出来的衣服又塞回了原位。“这件衣服太性感了，不适合在乌菲齐那种地方穿。”

“啊，我知道了，要穿套装是吗？可是你好像并没有那种很正式的套装。”

“谁说没有，这套不是吗？”

“这套，算了吧，比刚才那件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是，这是我惟一的一套正装了，决定就穿它了，以后再买更合适的吧。”说着绮蜜又从衣橱里拿出了一套浅色的西服塞进了弗朗切斯科的怀里，“给你，今天你就穿这套，颜色和我的衣服很般配。”

“可是，我又不是和你一起上班啊。”

“你忘了，晚上我们要一块儿去萨巴提尼吃晚餐，还是穿正规一点的好。好了，快把衣服穿上。第一天上班决不能迟到。你再帮我去把那双缀着蝴蝶装饰物的白色凉鞋找出来。那双鞋子配这套粉色衣服最合适了。”

弗朗切斯科故意装出一副夸张的表情说：“我的天哪，你这是要去选美呐！”然后他把西服穿好，看到绮蜜穿上了她那套粉红色的套装后在梳妆台前坐了下来。她从一个漂亮的化妆包里取出六七种不同大小的刷子，接着又打开了好几个装着不同颜色色块的小盒子。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她把它们一一摆好，然后拿起一块五角形的海绵，又从一个小瓶子里挤出一点奶油色的液体倒在海绵上，仔细地擦拭了整个脸庞。弗朗切斯科惊奇地发现女朋友的脸色马上变得柔和了，他开始能理解为什么女人对化妆品那么趋之若鹜了。绮蜜又拿起一支弗朗切斯科一直认为是铅笔的黑色的笔在眼眶的周围画了一圈，她的眼睛瞬间变得明亮深邃了。此时他的好奇心已经完全被吊了起来，说道：“我一直以为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化不化妆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今天我才发现原来再美丽的女人也应该化妆。”

绮蜜没有恶意地白了他一眼：“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天，这是你第一次认真地看我化妆。”

弗朗切斯科为自己辩解道：“那是因为你总是在化妆时关着门。”

绮蜜用拿着一把小号刷子的手挥动着表达不满：“只是关着，但并没有锁上。”

“好吧。”她的男朋友用承认错误的口吻说：“我只是以为，女人在化妆时是不愿意被打扰的。”

绮蜜熟练地化好了妆，看着镜子里自己娇美的模样，忍不住地笑了起来。然后，她抬起双脚扭动着脚趾头说：“该穿鞋了。”

弗朗切斯科微笑地望着眼前的这双无比精巧美丽的小脚。圆润饱满的脚趾整齐地排成一列，脚底漂亮的S形弧线异常的迷人。同以前每一次一

样,他忍不住地捏着她的小脚把玩着。

绮蜜急忙把脚缩了回来,催促道:“别玩了,快点儿吧。”说完又把脚伸了过去。

弗朗切斯科叹了口气,单膝跪地抓起绮蜜的右脚,把它塞进了一只做工细致得简直让人怀疑是否适合穿着走路的白色凉鞋里。他十分小心地系上鞋子的搭扣,生怕弄伤了她细嫩的皮肤。接着,该穿左脚了。可是,弗朗切斯科刚把她的左脚拿起来准备往鞋子里套时,绮蜜却非常突然地把脚缩了回去。然后又抬起来,挺直高举到弗朗切斯科的眼前,表情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王面对着她的仆臣。弗朗切斯科想凑上去抓住这只不听话的小脚,绮蜜又灵活地在椅子上转了个身把脚藏到了地毯下面。弗朗切斯科只能一把抱住她的腰,不让她再次转动身体,用一只手按住那只不听话的小脚,像是在对脚说话般地说道:“看你还往哪里跑。”

绮蜜“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她看着男朋友把她的脚抓起来做出一副要咬住它的样子,她知道他不会真的去咬她的脚,因此笑得更灿烂了。

终于鞋子穿好了,弗朗切斯科郑重地问道:“都准备好了?”

“嗯。”绮蜜很确定地点了点头。弗朗切斯科把她从椅子上拉起来,把她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然后又从脚到头地再审视一遍,最后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她说:“相信我,乌菲齐会为你醉倒的。”绮蜜用同样充满着浓情蜜意的眼神凝视着他,摇了摇头:“你错了,是我,我会为乌菲齐陶醉的,我确信。”

随着弗朗切斯科重重踩下的一脚刹车,菲亚特汽车嘎吱一声停在了举世闻名的乌菲齐美术馆的大门前,弗朗切斯科转头问绮蜜:“你就从这里进去吗?”

“就这里,我知道乌菲齐有员工专用的通道,可我还是想从这儿进去。祝我顺利吧。再见!”

“再见!”

弗朗切斯科把他的脸向绮蜜稍稍凑过去一些好让她能和自己吻别,同时说道:“晚上我来接你。”

绮蜜打开了车门,她朝车里的男友挥了挥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转过身,踏上了乌菲齐那条著名的长廊。



托马斯·菲奥雷在乌菲齐干保安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了。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早晨打开大门,然后晚上再关上它。在这其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得站在门口值勤。在许多人的眼里,这份工作既枯燥又乏味,可菲奥雷不这么看。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从世界各地汇集到此的游人。菲奥雷觉得观察这些在他眼前进进出出的人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来自地球各个角落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他们有些相互扶持着来到乌菲齐,有的则被抱在怀中来这儿参观。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见最美丽的脸庞,当然也可能是最丑陋的。有的时候他还会试着和游人们攀谈一下。他甚至能够说不下十种语言的“你好”、“谢谢”、“再见”之类的简单问候语。

今天早上同往常一样,菲奥雷换好制服神气活现地来到了大门口,时间一到八点半他就打开了乌菲齐那道金光闪闪的大门。总是有那么多人会早早地排好了队等着开门,不过今天早上似乎人并不算太多。门一开,游人们便整齐地鱼贯而入。菲奥雷笔直地站着,用英语和意大利语向他们说“早上好”,偶尔他会得到回应,就像今天早晨。

“早上好。”一个无比甜美的声音在菲奥雷的耳边响起,那是内心真正愉悦的人才会发出的声音。

菲奥雷定睛一看，一个带着一脸灿烂笑容的漂亮姑娘正要经过他的面前。他几乎没有思考就说了一句傻话：“小姐，您来参观。”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回答是：“不，我来这儿工作，您能告诉我去馆长办公室怎么走吗？”

菲奥雷伸出一根胖乎乎的手指，“从这儿转弯一直走到底，然后穿过楼梯，办公室都在那个区域，您可以再问一下。”

“我知道了，谢谢，再见。”

菲奥雷望着她那婀娜的背影自言自语道：“买票来工作，我可真没遇见过。”



绮蜜很顺利地找到了馆长办公室，在办公室的外面摆放着一张气派并且古旧的写字台，在它的后面坐着一位看上去更为古旧的老年女士。

“您好，我的名字叫绮蜜，我和馆长先生约好的。”

老年女士抬起头，慈祥地对她微笑着说：“哦，是的，馆长先生正在等你，请跟我来。”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为了让绮蜜吃惊的矫健步伐走到馆长办公室前，用力地敲了两下门，然后打开它，对着里面的人说：“打扰一下，馆长先生，绮蜜小姐来了。”

“请她进来。”

老年女士把门完全推开为她让出一条道。绮蜜看看面前深色的门框迟疑了一下后走了进去。她第一眼便看见在一个气派的皮椅上坐着一位银白色头发的男人。绮蜜弄不清楚他的大概年龄，也许四十多岁，也许快六十了吧，但总的来说他是个很英俊的男人，让她想起了电影明星保罗·纽曼。他

面目和蔼但目光锐利，眼神中闪动着绮蜜称之为智慧的光芒，不过那锐利的目光还是让绮蜜感到些许的不安。不过，当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副眼镜戴上后，绮蜜就感觉好多了。他热情地走到她的面前，友好地伸出一只手说：“你好，绮蜜小姐，乔尔瓦尼教授和我提到过你。哇，他说得没错。”

“什么？”绮蜜茫然地望着他。

“你真是太迷人了。”

“您过奖了。”

“哪里，我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加入乌菲齐。我是馆长亚利桑德罗·维托尼罗。”

“很高兴认识您。”绮蜜被他的热情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请坐下。”馆长殷勤地为她拉开一把椅子，绮蜜走过去坐好，然后紧张地弄了弄裙摆和领口。

维托尼罗馆长回到了自己的座椅上。这时那位秘书已经关好门出去了，馆长打开电话对讲机说：“请为我们倒两杯咖啡来，马蒂尔德小姐。”

“那好。”他搓了搓手继续说：“你刚刚取得了佛罗伦萨大学艺术和历史系的硕士学位，并且想要一份美术馆的工作。”

绮蜜看着他的眼睛，用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微笑着，仿佛在说：‘是的，我非常渴望一份那样的工作。’

“那么你对欧洲的艺术史必定很熟悉了？”

“是的，那正是我所感兴趣的。”

“会画画吗？”

绮蜜略带尴尬地摇摇头说：“不，恐怕我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那就让我们先来谈谈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岗位吧。”

“我……”绮蜜刚想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就被维托尼罗馆长给打断了。

“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为乌菲齐物色一位优秀的，具有良好专业知识

和文案工作能力的员工。要知道乌菲齐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我们的美术馆里收藏着数以万计的传世杰作。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每天都向人们全面开放所有的展馆。当然，这里面有受到美术馆展厅大小限制的原因，但这还是可以解决的。只是所有这些藏品需要仔细地整理，还有许多因为时间久远需要修复。总之，都是些外人看来琐碎枯燥的工作，但是有兴趣的话就不会觉得了。我在想，也许你可以参与这些工作。”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曾经看过你写的毕业论文——相当不错。”

“嗯，对不起，馆长先生。我非常感谢您认真考虑我的工作。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做一名讲解员。”

“讲解员？”维托尼罗馆长多少显得有些惊讶。

“是的，讲解员。很多年以来我就一直渴望着能成为一名讲解员，为来这儿参观的游客们讲解那些美丽的传世珍品。乌菲齐是世界上最好的美术馆之一，我确实非常渴望在这里做一名讲解员。”说完了她想说的话，绮蜜抬起头，神情渴望地探询着维托尼罗馆长的回答。她看到馆长眼中温柔的微笑收敛了起来，他那双锐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自己。

“如果你坚持，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不过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做一名讲解员也许有些可惜吧。我们这儿的讲解员大多是由佛罗伦萨当地政府招募的，我们很少培养自己的讲解员。但是如果你想做一名优秀的讲解员也需要好好努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乌菲齐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你必须熟悉乌菲齐的历史，熟悉每一个展厅，熟悉每一幅画，了解所有的画家。要全面、仔细、客观、公正地向每一个参观者讲解任何一幅挂在乌菲齐里的绘画，这可不容易。”

“我会努力做到最好的，馆长先生。”

门开了，马蒂尔德小姐端着两杯咖啡走了进来，她面带着微笑把咖啡分别放在馆长和绮蜜的面前。

“非常感谢，亲爱的。请把乌尔曼小姐叫到这里来好吗？”

馆长秘书点点头出去了。

馆长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润润嗓子，继续说道：“乌尔曼小姐是我的左右手。我很难给她一个确切的定位，因为她几乎能做馆里所有的工作。她给藏品编排名册，修复受损的绘画，接待参观者和重要的来宾，安排特殊的活动，联络其他的美术馆或者博物馆，甚至打扫卫生。

可是她的工作太多了，她必须有一个帮手，来减轻一些负担。我原想让你做她的助理，可是现在……不过也没关系，你可以做一名讲解员也可以同时帮助乌尔曼小姐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如果你愿意的话。”

“当然了，我非常愿意。”绮蜜抢着说道。

馆长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打开了，绮蜜转过头看见了一张极其特别的脸。卡罗琳·乌尔曼的五官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大。大大的眼睛，大大的鼻子和一张又宽又阔的嘴。不仅是五官连整个身型也十分高大，好在一切都很有匀称。绮蜜站起身，乌尔曼小姐要比她高出大半个头。当她和乌尔曼小姐握手时，她觉得自己的小手简直被她的手掌包围了起来。但是真正引起绮蜜兴趣的，是乌尔曼小姐左手无名指上戴着的一枚戒指。那是一枚黄金打造的戒指，没有钻石和其他宝石的点缀。不过，做工十分精细，上面每一根装饰线条都清晰可见，流动着含蓄且诱人的光泽。这枚戒指非常的纤细，似乎和它的主人有些不太相称。不过确实吸引人的目光。

馆长站起来开始为她们做介绍。

“乌尔曼小姐，这位是绮蜜。佛罗伦萨大学艺术和历史系的毕业生，从今天起她就是我们乌菲齐的一员了。我想让她和你一起工作，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讲解员。”

乌尔曼小姐对绮蜜投去了感兴趣的目光，她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漂亮的女人，猜测着她的国籍，是中国人或者日本人，也有可能是韩国人，她无法